

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

林鹏：一个守成启蒙主义者

王运熙先生

关于鲁迅与孔子答客问

『关于哲学问题讲话』诞生内情

忆中乡韵

难懂的话

二十世纪的先知

今日三峡

江青误闯毛泽东居处

有关周恩来的两大皮箱材料

顾城究竟有没有杀过人

MOOK

第三十七卷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37

M^{第三十七卷}悦读K

主编 /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

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3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悦读MOOK. 第三十七卷/褚钰泉主编.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4.4
ISBN 978-7-5391-8826-3

I.①悦… II.①褚… III.①书评—选集 IV.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043614号

悦 读MOOK (第三十七卷)

主 编 褚钰泉

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

特约编辑 林 韵

美术编辑 徐 泓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yuedumook@126.com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30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29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826-3

定 价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卷首语

二月的一天,正当筹划这一卷的稿件时,忽然见到全国大多数报纸在报眼位置套红刊登了二十四个字:富强、民主、文明……“文革”以后还很少见到如此的宣传阵势。接着,听到种种议论:人们称赞这二十四个字好,如能认真付诸实践,国民的素质不会下滑了;也有人感到意外,而今怎么宣传起这二十四个字?!有的甚至纳闷: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公正”、“法治”……这些概念,前不久不是还有人在写文章批判是“某某价值”吗?……

其实,声势虽大却并不意外。这二十四个字,作为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”,在党的“十八大”上早已提出,今年年初,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专门发过文件。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重视,有的报纸连消息也懒得刊发。也许正因如此,才有了那天的“统一行动”。按经验,没有主管部门的指令,是无法如此步调一致的。

如今某些媒体的兴趣令人捉摸不定。某名导多生几个孩子,记者蜂拥而上打听细节;某演员婚外恋,记者不厌其烦一再做文章……而对有关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内容,却视而不见。直至“统一行动”后,才有所重视。可是宣传内容上对“友善”、“诚信”、“敬业”这些着墨较多,而对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公正”、“法治”……似乎尚心存忌讳,不那么直白。这也难怪,当年,周扬作了一次关于“人道主义”的报告,就遭到了胡乔木的批判,就此一蹶不振,在病床上了却此生。直到后来胡耀邦肯定了这个报告,人们这才理直气壮提起“人道主义”。对这二十四个字宣传上的不平衡,是否心有余悸之故?

其实,这二十四个字是一个整体,缺一不可,似应让每一个人铭记在心。对这二十四个字的宣传仅仅是开始,作为媒体,应该将这些内容融入自己的报刊、屏幕、书籍之中,努力使读者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。想到这一点,我们对本卷该发哪些文章又冥思苦想起来……

目 录 Contents

人 物	林鹏：一个守成启蒙主义者	李建军 / 005
	王运熙先生	骆玉明 / 021
	储安平与一九三一年学生运动	韩 戍 / 029
特 稿	关于鲁迅与孔子答客问	王得后 / 035
	《关于哲学问题讲话》诞生内情	陈侃章 / 048
往 事	忆中乡韵	郭启宏 / 053
	小学纪事	王学泰 / 060
	童年啊，童年	陈 虹 / 069
忽然想到	难懂的话	陈四益 / 080
议论纷纷	小议论二则	邵燕祥 / 085
	续貂录 / 又想起了日瓦戈……(外一则)	虞非子 / 088
域外风	二十世纪的先知	萧文泉 / 091
书与插图	人性的证明	汪家明 / 098

艺苑杂坛	遥远的《纳什维尔》	彭小莲 / 105
艺苑寻踪	本来尤物能移人——漫说《洛神赋》	胡建君 / 112
书海经眼录	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	徐 珏 / 116
海外书情	舞神——新世纪的起源——影响世界历史的法国大革命——核武器和英美特殊关系——畅销的耶稣传——开创现代舞蹈的人——一个早逝的天才——西西里还有黑手党吗？	/ 119
书海巡游	► 有此一说 ◀ 南水北调的水质令人担忧——全球英语熟练度中国排名居第三十四位——我国粮食进口数字激增令人担忧——抑制公款消费、反对铺张浪费使不少企业受到冲击——城乡少年犯的鸿沟在扩大——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► 历史往事 ◀ 张闻天在“文革”中 彭德怀的“离婚” 一千五百名赴台“红色特工” 三千人集体昏厥	/ 128 黄关祥 / 131 少 华 大 立 / 136 张 瑞 / 140 陈徒手 / 144

► 特别关注 ◀

今日三峡

范 晓 / 147

► 人 物 志 ◀

宋庆龄与中共在上海解放之初的误会

秦立海 / 153

茅盾在“反右”运动中

商昌宝 / 155

江青误闯毛泽东居处

杨银禄 / 158

有关周恩来的两大皮箱材料

徐 天 / 161

翁文灏回国

周 昂 / 164

胡适的“鸳鸯谱”

林建刚 / 169

顾城究竟有没有杀过人

陈 涛 / 172

► 四面八方 ◀

今日韶山冲

隋 遇 / 175

蒋介石在当今的台湾

陈其禄 / 178

苏联伟人像的多舛命运

方 亮 / 181

站在审判席上的前首脑

欧阳晨雨 / 184

尼克松第二次访华

周 瑶 / 187

为高官辩护

王德民 田 亮 / 191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

苏维民 / 195

我们面临的难题

程超泽 / 198

► 信息荟萃 ◀

“吃包子”的消息是如何传播开的——澄清

一个事实

/ 202

二月的一天,正当筹划这一卷的稿件时,忽然见到全国大多数报纸在报眼位置套红刊登了二十四个字:富强、民主、文明……“文革”以后还很少见到如此的宣传阵势。接着,听到种种议论:人们称赞这二十四个字好,如能认真付诸实践,国民的素质不会下滑了;也有人感到意外,而今怎么宣传起这二十四个字?!有的甚至纳闷: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公正”、“法治”……这些概念,前不久不是还有人在写文章批判是“某某价值”吗?……

其实,声势虽大却并不意外。这二十四个字,作为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”,在党的“十八大”上早已提出,今年年初,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专门发过文件。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重视,有的报纸连消息也懒得刊发。也许正因如此,才有了那天的“统一行动”。按经验,没有主管部门的指令,是无法如此步调一致的。

如今某些媒体的兴趣令人捉摸不定。某名导多生几个孩子,记者蜂拥而上打听细节;某演员婚外恋,记者不厌其烦一再做文章……而对有关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内容,却视而不见。直至“统一行动”后,才有所重视。可是宣传内容上对“友善”、“诚信”、“敬业”这些着墨较多,而对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公正”、“法治”……似乎尚心存忌讳,不那么直白。这也难怪,当年,周扬作了一次关于“人道主义”的报告,就遭到了胡乔木的批判,就此一蹶不振,在病床上了却此生。直到后来胡耀邦肯定了那个报告,人们这才理直气壮提起“人道主义”。对这二十四个字宣传上的不平衡,是否心有余悸之故?

其实,这二十四个字是一个整体,缺一不可,似应让每一个人铭记在心。对这二十四个字的宣传仅仅是开始,作为媒体,应该将这些内容融入自己的报刊、屏幕、书籍之中,努力使读者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。想到这一点,我们对本卷该发哪些文章又冥思苦想起来……

目 录 Contents

人 物	林鹏：一个守成启蒙主义者	李建军 / 005
	王运熙先生	骆玉明 / 021
	储安平与一九三一年学生运动	韩 戍 / 029
特 稿	关于鲁迅与孔子答客问	王得后 / 035
	《关于哲学问题讲话》诞生内情	陈侃章 / 048
往 事	忆中乡韵	郭启宏 / 053
	小学纪事	王学泰 / 060
	童年啊，童年	陈 虹 / 069
忽然想到	难懂的话	陈四益 / 080
议论纷纷	小议论二则	邵燕祥 / 085
	续貂录 / 又想起了日瓦戈……(外一则)	虞非子 / 088
域外风	二十世纪的先知	萧文泉 / 091
书与插图	人性的证明	汪家明 / 098

艺苑杂坛	遥远的《纳什维尔》	彭小莲 / 105
艺苑寻踪	本来尤物能移人——漫说《洛神赋》	胡建君 / 112
书海经眼录	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	徐 珏 / 116
海外书情	舞神——新世纪的起源——影响世界历史的法国大革命——核武器和英美特殊关系——畅销的耶稣传——开创现代舞蹈的人——一个早逝的天才——西西里还有黑手党吗？	/ 119
书海巡游	► 有此一说 ◀ 南水北调的水质令人担忧——全球英语熟练度中国排名居第三十四位——我国粮食进口数字激增令人担忧——抑制公款消费、反对铺张浪费使不少企业受到冲击——城乡少年犯的鸿沟在扩大——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► 历史往事 ◀ 张闻天在“文革”中 彭德怀的“离婚” 一千五百名赴台“红色特工” 三千人集体昏厥	/ 128 黄关祥 / 131 少 华 大 立 / 136 张 瑞 / 140 陈徒手 / 144

► 特别关注 ◀

今日三峡

范 晓 / 147

► 人 物 志 ◀

宋庆龄与中共在上海解放之初的误会

秦立海 / 153

茅盾在“反右”运动中

商 昌 宝 / 155

江青误闯毛泽东居处

杨银禄 / 158

有关周恩来的两大皮箱材料

徐 天 / 161

翁文灏回国

周 昂 / 164

胡适的“鸳鸯谱”

林建刚 / 169

顾城究竟有没有杀过人

陈 涛 / 172

► 四面八方 ◀

今日韶山冲

隋 遇 / 175

蒋介石在如今的台湾

陈其禄 / 178

苏联伟人像的多舛命运

方 亮 / 181

站在审判席上的前首脑

欧阳晨雨 / 184

尼克松第二次访华

周 瑶 / 187

为高官辩护

王德民 田 亮 / 191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

苏维民 / 195

我们面临的难题

程超泽 / 198

► 信息荟萃 ◀

“吃包子”的消息是如何传播开的——澄清

一个事实

/ 202

林鹏：一个守成启蒙主义者

◎李建军

启蒙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任务，而启蒙主义则是这一运动的主旋律。虽然由于种种干扰，“启蒙”先后被“救亡”所压倒，被“蒙启”^①（“蒙昧主



林鹏先生像

义”与“反启蒙”的代名词)所瓦解，但是，以“五四”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，依然将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、“平等”、“自由”、“个性解放”等现代的理念，播种到中国人文化意识的土壤里。然而，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当我们经历了严重的文化脱序，尤其是经过“文革”的沸反盈天的“蒙启”，二十世纪的单极性启蒙文化所存在的问题，便显得越来越突出，所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。

一个良性的启蒙文化结构，必然具有

多元性的特点，需要有左翼，也需要有右翼，需要有前锋，也需要有后卫，需要有激进的启蒙主义，也需要有守成的启蒙主义。然而，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启蒙主义者往往都表现出一种简单化的情

绪与绝对化的姿态——那些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激进启蒙主义者，通常总是表现出一种“唯我独尊”、“唯我独是”的文化霸权主义做派，表现出一种排斥不同声音、抵拒不同主张的狭隘的文化性格。布隆纳在批评欧洲的启蒙主义的时候说：“启蒙思想家无法跳出自己的时代。他们许多人都流露出精英论和种族论的痕迹：他们不重视非洲，反犹思想也很普遍。”^②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也有自己不曾

跳出的局限,他们自始至终都拘囿于一种“单极化”的文化格局里。

所谓“单极性启蒙文化”就是指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指归——包括以“苏俄”经验为绝对真理——的激进启蒙主义。这种向外寻找资源的启蒙文化,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资源,特别鄙夷和不屑,——他们将复杂多元的中国文化,笼而统之地命名为“孔家店”,视之为一无是处的、需要彻底清算的“封建文化”和“落后文化”,对具有守成主义倾向的文化派别,他们更是视若寇仇,大有“屠其徒,火其书”之势。那些激进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,无论是留学东洋的,还是负笈西洋的,几乎都对中国的固有的伦理道德全盘否定,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恶痛绝,主张不读“中国书”,主张废除“汉文”,“改用罗马字书之”^③,将汉字说得一无是处^④。更极端的,则以阶级话语解释一切社会现象^⑤,以“阶级性”排斥“民族性”,以“阶级认同”代替“民族认同”,对代表“无产阶级利益”的某民族文化大加赞美,却视自己民族的文化若粪土,就像瞿秋白在《学阀万岁!》中所说的那样:“……用文艺的手段,更深入群众的心理和情绪,企图改造他们的民族固有道德,摧残安分守己的人性,用阶级意识来对抗以至于消灭民族意识。”^⑥更有甚焉者,反认他乡是故乡,甚至喊出了“武装保卫苏联”的口号。经过了数十年的文化迷失,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“逆子贰臣”,终于踏上了还乡之路,终于开始寻找和体认自己文化的根脉:“二十世纪中国走了

一个圆圈,又走回来了。经过许多周折,许多巨大的牺牲之后,中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了。但在二十世纪初期,中国遍地都是革命者,即假洋鬼子,再即阿Q,即群氓,革命、革命喊个不停,到后来发展为造反有理的高论。文学革命出乎胡适的预料成了政治革命,并且发展为叫嚷废除汉语汉字的狂吠,并且叫嚷与传统决裂,打倒孔家店,打到三纲五常等吃人的封建礼教。这种情况是令人沮丧的,是与中国古典文化背道而驰的。”(林鹏语)

事实上,传统文化内部本来就是由“启”和“蒙”两部分构成的,甚至在某一家文化里面,也存在“启”和“蒙”两方面,例如,儒家文化固然有“天尊地卑”、“男尊女卑”、“思不出其位”、“不俟驾而行”、“民可使由之”的“蒙文化”,但占主体的,却不是这个,而是“仁者爱人”、“仁者无敌”、“天下为公”、“选贤与能”、“民为贵,君为轻”、“视君如寇仇”、“望之不似人君”、“诛一夫纣”、“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”、“民无信不立”、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、“自强不息”、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、“匹夫不可夺志”、“可杀而不可辱”、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“启文化”——后一方面的文化不仅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“养吾浩然之气”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精神,也培养了心怀恻隐、兼济天下的利他主义的人文情怀——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杜甫的诗歌里,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伟大的文化情怀,可以看到照耀千古的启蒙主义价值理念。因此,我们有必要改变那种将中

西、古今对立起来的激进启蒙思维定势,改变那种浅薄、躁锐的否定一切的幼稚的思维方式。换言之,我们要把传统的启蒙文化看作“新启蒙”的土壤和武库,要从传统文化里开掘启蒙性的文化资源。我们可以将这种“替往圣继绝学”的启蒙主义,叫做“守成启蒙主义”或“保守启蒙主义”。按照布隆纳的说法,无论面对怀疑传统的“批评性知识分子”,还是面对崇尚传统的“赞同性知识分子”,对其进行评价的标准,只能是“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对新事物进行实验,还是愿意满足于事务现状”,而不是别的,所以,我们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就给“守成启蒙主义”贴上“守旧”、“落后”甚至“反动”的标签。

就近年的守成启蒙主义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来看,林鹏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个案。对一个文化转型和文化重建的时代来讲,他的文化随笔和小说文本中所包含的成熟的“保守启蒙主义”思想,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,很值得关注和研究。

林鹏(1928—),字翔凤,号蒙斋,河北易县南管头村(今狼牙镇)人,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,一九五八年转业到山西工作,一九九〇年离休;是著名的学者、书法家和小说家,也是继顾准、李慎之、王元化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。

几乎所有的启蒙主义者,都是特立独行、拒绝随顺的人。林鹏也不例外。耿直的个性,使他从一开始便是一个“异类”。在一首打油诗里,他这样给自己画像:“吊儿郎当小八路,自由散漫一书生。命中注定



林鹏先生 1945 年在部队

三不死,胡说八道老来风。”所谓“三不死”,按他的解释,就是“战争中没有被打死,困难时期没饿死,运动中没整死”。他拒绝循规蹈矩,属于那种很不驯服的性格,“讲起怪话来毫无遮拦。或许我骂过某位首长,我不记得了。出身不好的人最爱汇报,肯定是有人汇报了。‘三反’中抓了我一个‘思想老虎’,贪污犯叫‘老虎’,我没有贪污,叫‘思想老虎’。”于是,“让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,主要是个人英雄主义,骄傲自大,瞧不起人等,我检讨了,定为‘思想老虎’。军委直接对我下了个处分决定:行政撤职,降为新战士,党内留党察看两年。”他处处碰壁,以正连级入伍,以副连级转业。

偏险而悖乱的现实生活常常使林鹏深感困惑。他因此上友古人,开始读书和思考。他要通过读书来自我“解惑”,弄清楚中国历史内里的真相,弄清楚生活到底

在哪里出了偏差,弄清楚中国文化应该选择的正确路向。他的志念和抱负,是为中国文化的未来重建,理出一个头绪,寻找一个出口。

他把文化思考和文化研究的基点,从外部视角转换到了内部视角,从他者立场转换到了自我立场。他试图回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本体,从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出发,而不是从外来的种种教条出发,鹦鹉学舌,数典忘祖。他反对中国人对西方学者的观点生吞活剥,“在名词概念上打转转,硬把韦伯的名词概念搬到中国文字中……”因为,中国没有宗教,“中国古代的政只是管理职能,所谓教也只是文教,首先是家教,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!”他在《中国人得的是皮毛病》中说:“不能让中国人见到个什么新东西,一见就拥上去抱住不放,至死不渝。本来是外国流行一时的什么玩意儿,昙花一现,外国人玩一阵都丢了,中国人抱住不放,一辈子坚持不渝,甚至两辈子、三辈子,以至无穷……有人批评某些歌唱家,一辈子就会唱一个歌儿,至死不变。我想,岂止是歌唱家哟,这是中国人的习性。他们批判旧道德,可是却按旧道德办事,至死不渝。”

在林鹏看来,文化与道德的发展和建设,并不是一刀切断、推倒重来。新的来源于旧的,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,“要说新的事业,古今中外没有全新的东西,尤其是道德,不可能有全新的道德。说是建立‘新道德’,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抛开旧道德就没有革命的理由,比如说反对压迫,反对

剥削,保护私有财产,耕者有其田,就是为此起而革命的。”启蒙并不是简单的排斥和否定,更不是以别国的“先进”的“新兴”的文化,来取代甚至消灭自己民族的古老而伟大的文化。启蒙文化固然要对民族的固有文化进行反思和评判,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它彻底推倒、全盘否定。林鹏的保守启蒙主义主张,对于克服全盘否定固有文化的“拜新教”倾向,对于纠正激进的文化虚无主义,有着很可宝贵的价值。

二

法家学说是中国的帝王主义赖以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。治污必先清源。林鹏的反抗帝王专制主义的文化启蒙之旅,合乎逻辑地从批判法家文化开始。法家文化就是赤裸裸地为皇权阶级辩护的专制主义文化,就是冷冰冰的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暴力主义文化,就是贱兮兮的甘为暴政作鹰犬的奴才主义文化。林鹏要把法家文化的本质揭示出来,帮助人们认识中国集权主义政治的真面目,为人们认识儒家文化的价值,认识士君子文化的伟大,提供一个异质性的参照物:“儒法是对立的,这就是士人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对立。”

法家的词典里没有“善念”和“信任”这样的字眼,那些“智法之士”教唆帝王说: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,信人则治于人。”^⑦这种阴暗的权术理论,极大地刺激并助长了专制帝王雄猜多忌的病态心理。法家也斜着阴鸷、怀疑的目光观察生活和人性,看世界一团黑,看一切皆是恶,怀疑人性的

善良和美好,怀疑人的道德自觉和改过迁善的可能——人与人之间,即使父子、兄弟、夫妻之间,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,除了互相利用和互相算计,没有别的,于是,便主张用残酷的手段,来对付险恶的人心。

几乎所有具有民主精神和博爱情怀的知识分子,都对法家“意忌内深”的心性状态及“与人为恶”的政治理念深恶痛绝。顾准就批评韩非“根本没有考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,而且这是从动物式的本能中发展出来的。……韩非的利害学说,是专制君主立场上的利害学说,这是他的特点……我十分厌恶这点。”^⑧他认为,韩非“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,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”^⑨。虽然郭沫若后来成了一个畏忌讳谏、不敢端言的人,但是,在早年,他却对法家文化和极权主义政治,作过猛烈而尖锐的批评,认为韩非的学说“以变例为一般,那是诡辩,那是横道理”^⑩。

林鹏对法家也同样没有什么好感,曾经写过《讨厌韩非》等文章,对法家和法家文化,大加抨击。所谓“法家之徒”,在他看来,“追求个人前途,统治者好什么,他就来什么,多半是急功近利,好大喜功,严刑峻法,立竿见影之类。”他看见了“法家”的法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。法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然而,“这话从一开始制造出来,就是为了骗人的。怎么只敢提王子,不敢提国王呢?难道国王就不可能犯法吗?”

作为一个保守的启蒙主义者,林鹏的

思想具有反抗性的伦理精神——这一点,既体现在对法家文化的整体性的抨击上,也尖锐而集中体现在他对“帝王文化”的具体批判上。“帝王文化”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暴政,是造成中国社会黑暗和人民苦难的罪恶的渊藪。抓住“帝王文化”这个线索,就抓住了解剖极权主义暴政的关键,也就抓住了解析中国历史的密钥。林鹏对“帝王文化”的理性断制,尖锐而深刻,往往能直中肯綮,是自司马迁、方孝孺、黄宗羲、唐甄、梁启超之后,较少听到的弥足珍贵的启蒙声音。

法家与帝王的心是相通的,而法家文化与帝王文化则是高度同构的。在前现代的极权主义社会里,拥有权力的人,其心理也往往诡谲而多疑,而且,权力越大,地位越高,对人性善的一面,便越是不信任,便越是倾向于用恐怖、残忍的手段,来对付民众,来巩固、维护自己的权力。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“法家”帝王。所以,林鹏批评秦始皇的政策,“完全是商韩的一套,这是富国强兵的一套,也就是霸道的一套,它既可以把国家引向强大,同时也可以把国家引向灭亡。商韩的药方,不过是强力春药罢了。所有后来的帝王,在帝王思想的支配下,着急了都是这样饮鸩止渴而亡的。”

在“外儒内法”的诡异历史和“评法批儒”纷乱现实中,林鹏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,那就是,千百年来,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,几乎全都循着法家的理念和精神来展开。法家的法术势,总是会受到历

代极权统治者的认同和接受；他们明里可以不讲，暗里总是用一用的。韩非子说，“上古竞于道德，当今争于力气”，真可谓见道之语：“自从有了皇帝以后，无一不是迷信暴力的，所以随时都离不开法家，随时都离不开酷吏，一时一刻也少不了的。有统治阶级存在，有帝王存在，严刑峻法是不可或缺的。这就造成一种政治态势，法家永远站在帝王一边，他们是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的实施者，他们的学说就是法、术、势，最后就只剩势而已，势者，权势也。暴力是权势的标志，没有暴力就没有权势。权势在暴力中生，在暴力中亡。杀人如麻，血流成河，至死不悟。”（林鹏语）总之，“只要帝王存在一天，帝王之术就存在一天，统治阶级存在一天，统治之术就存在一天，血是不会少流的。”（林鹏语）

一部中国历史，大半可以被看作帝王任性妄为、“瞎折腾”的历史。林鹏说：“自从有了皇帝以后（应该从秦始皇算起）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，就是帝王文化。”“帝王文化”的本质，“不过就是流氓文化”，而“流氓文化的特点是：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；只顾眼前，不管其他；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；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过后不准提起；只有眼前的权和利是真实的。权利就是一切。不过也毋庸讳言，他们的权利是盗窃来的，是赃物。”在专制集权的环境里，皇权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堕落，“宝座具有无边的魔力，无论多么优秀的人，一旦坐上去，立刻就变质，变为庸俗不堪的小人。”皇权必然使最高统治者陷

入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疯狂的享乐主义：“自从有了皇帝以后，小人得志必做皇帝，英雄得志必做秦始皇。一旦做了皇帝，只关心两件事：一、穷极饮食男女；二、追求长生不老。为此，一保密，二保卫，此二者可谓生命线。秦始皇发现李斯减车，因此杀死所有从者。保密如此重要，保卫如此残酷。”

林鹏洞察到了中国专制暴政的本质，也看到了专制暴君的真面目。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，暴君始终按照一个原则，为了一个目的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用其极；他们只有一副道德面孔，只有一个道德形象，所以，林鹏对那些为暴君回护的辩词就特别不以为然，拒绝认同那种关于暴君的“两截论”：“说某人的一生，前半生都正确，功劳盖世，后半生都是错误，罪恶滔天。这就要问，前半生真的都是正确的吗？这正确是怎么来的？后半生都是错误的吗？又是怎么来的？对一个历史人物，如此机械，如此切割，一刀两断，颇为随意，太随意了。”在他看来，把巨大的“功劳”归于一人一家一姓，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，“它是千百万人民的意志和千百万人民的流血建成的。至于罪恶，众人不能负责，凡是罪恶都是个性造成的。首先是自私自利之心，越是位高权重，自私自利之心越重。这是不可否认的。”林鹏发人所未发，言人所未言，尤其“罪恶都是个性造成的”一语，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被长期遮蔽的事实——巨大的社会动乱的造衅者和人民苦难的遭祸者，就是那个作为首恶罪魁的